

醫

說

三

醫說卷第二

醫書

醫書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命雷公岐伯教制九
鍼著內外經素問之書咸出焉黃帝內傳曰帝
昇為天子鍼經脉訣無不備也故金匱甲乙之
類皆祖黃帝

黃帝與岐伯問難

黃帝御極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

卷第二

一

身

謂人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相盪喜
怒交侵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
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
內經作矣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具明於
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一二演述難經西漢倉公
傳其舊學東漢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刺為
甲乙隋揚上善纂為太素唐王冰篤好之大為

次注

林億素問序

素問惟八卷



班固曰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卷兼靈樞九篇乃其數焉雖年代移革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時有所隱故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周有和緩漢有淳于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道妙者也

王冰素問序

醫之起

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主典醫疾以療眾疾說文曰巫彭初作醫呂氏春秋亦曰巫彭作醫方書所出

卷之七

二

七

世諸方書藥法雖損益隨時大抵祖述黃帝如脉訣之出於晉王叔和病源之出於隋巢元方湯液經之出於商伊尹傷寒論於漢張機千金備急出於唐孫思邈外臺祕要出於唐王珪皇朝太平集天下名方為太平聖惠其餘紛紛無代無之高氏小史曰炎帝作藥方以救時疾

事物紀原

難經

帝王世紀曰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脉旁通問

難八十一為難經楊元操難經序曰黃帝八十一難經者秦越人所作按黃帝內經一秩秩九卷其義難究越人乃採精要八十一章為難經

上同

陸宣公哀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惟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及

記本多一

三

果

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為之恨藏書不廣儻有能用于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本草

百藥自神農始

淮南子曰神農始嘗百草之滋味當此之時一日而七十毒世本曰神農和藥濟人則百藥自神農始也世紀或云伏羲嘗味百草非也梁陶

弘景本草序曰神農氏王天下宣藥療疾以拯
天傷高氏小史曰炎帝嘗百藥以治病嘗藥之
時百死百生帝王世紀曰炎帝嘗味草木宣藥
療疾著本草四卷至梁陶弘景唐李世勣等注
叙爲二十卷 皇朝開寶中重校定

仁宗嘉祐中命掌禹錫等集類諸家叙藥之說
爲補注本草唐書于志寧傳志寧云班固惟記
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
農嘗藥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
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張仲景華佗竄
記其語梁陶弘景此書應與素問同類其餘多
與志寧之說同也

事物紀原

藥有君臣佐使

藥有君臣佐使大抵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
藥則多臣療病之藥則多佐使猶依本性所主
而兼復斟酌詳用此者益當爲善

用藥增減

千金方云夫衆疾積聚皆起於虛虛生百病積

者五臟之所積聚者六腑之所聚如斯等疾多
從舊方不假增損虛而勞者其弊萬端宜應隨
病增減聊復審其冷熱記其增損之主耳虛勞
而頭痛復熱加枸杞萎蕤虛而欲吐加人參虛
而不安亦加人參虛而多夢紛紜加龍骨虛而
多熱加地黃牡蠣地膚子甘草虛而冷加當歸
芎藭乾薑虛而損加鍾乳棘刺菴蓉巴戟天虛
而大熱加黃芩天門冬虛而多忘加茯神遠志
虛而驚悸不安加龍齒沙參紫石英小草若冷
則用紫石英小草若客熱則用沙參龍齒不冷
不熱皆用之虛而口乾加麥門冬知母虛而吸
吸加胡麻覆盆子栝子仁虛而多氣兼微咳加
五味子大棗虛而身強腰中不利加磁石杜仲
虛而多冷加桂心吳茱萸附子烏頭虛而勞小
便赤加黃芩虛而客熱加地骨皮白水黃芪水白
名地虛而冷用隴西黃芪虛而痰復有氣用生薑
半夏枳實虛而小腸利加桑螵蛸龍骨雞肫脰
虛而小腸不利加茯苓澤瀉虛而損溺白加厚

朴諸藥無有一一歷而用之但據體性冷熱的相主對聊叙增損之一隅夫處方者宜準此

藥有宣通補洩

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澀滑燥濕此十種者是藥之大體而本經都不言之後人亦未述遂令調合湯元有味於此者至如宣可去壅即薑橘之屬是也通可去滯即通草防已之屬是也補可去弱即人參羊肉之屬是也洩可去祕即葶藶大黃之屬是也輕可去實即麻黃葛根之屬是

本草第一

六

良

也重可去怯即磁石鐵粉之屬是也澀可去脫即牡蠣龍骨之屬是也滑可去著即冬葵榆皮之屬是也燥可去濕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屬是也濕可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屬是也只如此體皆有所屬凡用藥者審而詳之則靡所遺失矣

本草黑白字

滕元發云一善醫惟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子容云黑字者是後漢人益之

藥有陰陽配合

本草云凡天地萬物皆有陰陽大小各有色類
尋究其理並有法象故毛羽之類皆生於陽而
屬於陰鱗介之類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所以空
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
心雲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雌黃法土故色黃
而主脾磁石法水故色黑而主腎餘皆以此推
之例可知也

誤注本草

本草第二

七

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
肉滿貯巨杯而食之嘗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
食風乃乘風淫為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
書美惡未有憑筋絕不可理解蟹續牢如絙骨萎
用蟹補可使無崩騫凡風待火出熱甚風迺騰
中言若遇蟹其快如霜冰俗傳未必妄但恐殊
愛憎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
跖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俚說徒營營文潛為此
詩殆嗜蟹之僻而為之辯耶抑真信本草也如

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色如雪方敢烹故梅聖俞詩云烹魚苟失所入喉爲鏌鋹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溫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耶

藥名之異

本草一物而有數名者詳載本經至有日常用之藥乃有異名一時難以尋討今直指其名表而出之庶有益於後學牡蒙乃紫參衛矛即鬼箭紫葳今凌霄花懷香子即茴香也莎草根今香附子是北亭砂乃硃砂茗苦茶者茶也無食子没石子是南燭枝今烏飯葉菰根芡筍也惡實即牛蒡子蠡實即馬蘭淫羊藿即仙靈脾假蘇是荊芥葫是大蒜牙子乃狼牙馬勃乃馬屁菌也商陸即當陸根敗天公人戴竹笠之敗者薰陸香乳香也訶梨勒初未成實風吹之墜地謂之隨風子太平廣記載南威橄欖也石蜜櫻桃也盧橘枇杷也木蜜棗也塵塵也葱白涼青

熱通九竅韭白暖地之羊肉青涼閉九竅萊菔
乃蘿蔔小草即遠志葉半天河竹籬頭水也畧
預今之山藥神屋即龜甲五靈脂寒號虫糞也
芟實菱也烏芋即慈菇蚤休即紫荷車浮石載
石蟹條下慎火草即景天也

鍼灸

鍼灸之始

帝王世紀曰太昊畫八卦以類萬物之情六氣
六腑五臟五行陰陽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
百病之理得以有類乃制九鍼又曰黃帝命雷
公岐伯教制九鍼蓋鍼灸之始也

明堂

今醫家記鍼灸之穴爲偶人點誌其處名明堂
按銅人俞穴圖序曰昔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
絡窮妙于血脉參變乎陰陽盡書其言藏於金
蘭之室洎雷公請問乃坐明堂以授之後世言

明堂者以此

並事物紀原

妙鍼獺走

宋人王纂海陵人少習經方尤精鍼石遠近知其盛名宋元嘉中縣人張方女日暮宿廣陵廟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壻來女因被魅惑而病纂爲治之始下一鍼有獺從女被內走出病因因而

愈

劉穎叔
異苑

鍼劫愈鬼

徐熙字秋夫不知何郡人時爲射陽令少善醫方名聞海內常夜聞有鬼呻吟聲甚凄苦秋夫曰汝是鬼何所須荅曰我姓斛名斯家在東陽

一
言
本
身
二

十

一

患腰痛死雖爲鬼而疼痛不可忍聞君善術願相救濟秋夫曰汝是鬼而無形云何厝治鬼曰君但縛藟爲人索孔穴鍼之秋夫如其言爲鍼腰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一人來謝曰蒙君醫療復爲設祭病除饑解感惠實深忽然不見當代稱其通靈長子道度次子叔

嚮皆精其術焉

唐史

鍼愈風手

唐甄權許州扶溝人常以母病與弟立言專習

醫方遂究其妙隋開皇初為祕書省正字後稱疾除魯州刺史庫狄欽若患風手不得引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弓箭向塚一鍼可以射矣鍼其肩隅一穴應時愈貞觀中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其修撰脉經鍼法明堂人形圖各一卷至今行用焉同上

許希善鍼

天聖中 仁宗不豫國醫進藥久未效或薦許

醫說卷之二

十一

且

希善用鍼者召使治之三鍼而疾愈所謂興龍穴是也 仁宗大喜遽命官之賜予甚厚希既謝上復西北再拜 仁宗怪問之希曰臣師扁鵲廟所在也 仁宗嘉之是時孔子之後又失封爵故顏太初作許希詩以諷之於是詔訪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王

皇朝類苑

鍼法

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

鍼愈風眩

秦鳴鶴爲侍醫高宗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武
后亦幸災異逞其志至是疾甚召鳴鶴張文仲
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即愈矣
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試
出血處耶上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
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命刺之鳴鶴刺百
會及腦戶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后自簾
中頂禮拜謝之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

中頂禮拜謝之

十一

遺鳴鶴

鍼鼻生贅

狄梁公性好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
路傍大榜云能療此兒酬綸千匹有富室兒鼻
端生贅如拳石綴鼻根蒂如筋痛楚危亟公爲
腦後下鍼疣贅应手而落其父母輦千縑奉焉
公不顧而去

集異記

筆鍼破癰

李王公主患喉癰數日痛腫飲食不下纔召到

醫官言須鍼刀開方得潰破公主聞用鍼刀哭不肯治痛逼水穀不入忽有一草澤醫曰某不使鍼刀只用筆頭蘸藥癰上霎時便潰公主喜遂令召之方兩次上藥遂潰出膿血一盞餘便寬兩日瘡無事令供其方醫云乃以鍼繫筆心中輕輕劃破其潰散爾別無方言醫者意也以意取效爾名醫錄

鍼瘤巨虱

臨川有人瘤生頰間痒不可忍每以火烘炙則差止已而復然極以患苦醫者告之曰此真虱瘤也當剖而出之取油紙圍頂上然後施砭瘤才破小虱涌出無數最後一白一黑兩大虱皆如豆殼中空空無血與頰了不相干略無癢痕但瘤所障處正白爾丁志

善鍼

無爲軍張濟善用鍼得訣於異人能觀解人而視其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行鍼無不立驗如孕婦因仆地而

腹偏左鍼右手指而正。又患脫肛，鍼頂心而愈。傷寒反胃嘔逆，累日食不下，鍼眼眥立能食。皆古今方書不著。陳瑩中爲作傳云：藥王藥上爲世良醫，嘗草木金石名數凡十萬八千，悉知酢鹹淡甘辛等味，故從味因悟入，益知令醫家別藥口味者古矣。

邵氏聞見錄

捫腹鍼兒

朱新仲祖居桐城時，親戚間有一婦人妊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不用，待死而已。

西

名醫李幾道偶在朱公舍，朱引至婦人家視之。李曰：此百藥無所施，惟有鍼法。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爾遂還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公，然人命至重，公能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往。才見孕者，即連呼曰：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

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腸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既痛即縮手所以遠生無他術也試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有鍼痕其妙如此

泊宅編

鍼急喉閉

於大指外邊指甲下根齊鍼之不問男女左右只用人家常使鍼鍼之令血出即效如大段危急兩手大指都鍼之其功甚妙

庚志

砭石

醫心方卷第二

直

砭石謂以石為鍼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為鍼則砭石也

刺誤中肝

督郵徐毅得病華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祖鍼胃管訖便苦咳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如

佗言 三國志

九鍼

九鍼上應天地陰陽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

六律七星八風九野一鍼皮二鍼肉三鍼脉四
鍼筋五鍼骨六鍼調陰陽七鍼益精八鍼除風
九鍼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一鑱鍼二員
鍼三鍤鍼四鋒鍼五銑鍼六員利鍼七毫鍼八
長鍼九大鍼

工鍼

僧海淵閩人也工鍼砭天禧中入吳楚游京師
寓相國寺中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淵一鍼
而愈由是知名既老歸蜀范景仁賦詩餞之云

卷之二

六

齊

曰鄉山水遶禪扃日日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
水樂不教寃夢到神京治平二年化去張唐
以偈曰言生本不生言滅本不滅覺路自
分明勿與迷者說劉季孫銘其塔曰資身以醫
有聞於時餘幣散之拯人於危此士君子所難
嗟乎師

鍼吉底治舌出不收

王況字子亨本土人爲南京宋毅叔壻毅叔既
以醫名擅南北況初傳其學未精薄遊京師甚

悽然會鹽法忽變有大賈覩揭示失驚吐舌遂不能復入經旬食不下咽疋羸日甚國醫不能療其家憂懼榜于市曰有治之者當以千萬爲謝況利其所售之厚姑往應其求既見賈之狀忽發笑不能制心以謂未易措手也其家人怪而詰之况謬爲大言荅之曰所笑者輦轂之大如此乃無人治此小疾耳語主人家曰試取鍼經來况謾檢之偶有穴與其疾似是者况曰爾家當勒狀與我萬一不能治則勿尤我當爲鍼

八醫言卷第上

廿

定

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從之急鍼舌之底抽鍼之際其人若委頓狀頃刻舌遂伸縮如平時矣其家大喜謝之如約又爲之延譽自是翕然名動京師既小康始得盡心肘後之書卒有聞於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况後以醫得幸宣和中爲朝請大夫著全生指迷論一書醫者多用之

王明清
餘話

艾謂之一壯 氏之乖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以壯人爲法也其言若

千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死類

灸背瘡

京師萬勝門剝負王超忽覺背上如有瘡隱起
倩人看之已如盞大其頭無數或教往梁門裏
外科金龜兒張家買藥張視嘖眉曰此瘡甚惡
非藥所能治只有灼艾一法庶可冀望萬分然
恐費力乃撮艾與之曰且歸家試灸瘡上只怕
不疼直待灸疼方可療爾灼火十餘殊不知痛
妻守之而哭至第十三壯始大痛四傍惡肉捲

醫說卷第二

六

外

爛隨手墮地即似稍愈再詣張謝張付藥數貼
數日安則知癰疽發於背脅其捷法莫如灸也

編類

蒜灸癰疽

凡人初覺發背欲結未結赤熱腫痛先以濕紙
覆其上立視候之其紙先乾處則是結癰頭也
取大蒜切成片如當三錢厚薄安其頭上用大
艾炷灸之三壯即換一蒜片痛者灸至不痛不
痛者灸至痛時方住最要早覺早灸為上一日

二日十灸十活三日四日六七活五六日三四
 活過七日不可灸矣若有十數頭作一處生者
 即用大蒜研成膏作薄餅鋪頭上聚艾於蒜餅
 上燒之亦能活也若背上初發赤腫一片中間
 有一粟米大頭子便用獨頭蒜切去兩頭取中
 間半寸厚薄正安於瘡上却用艾於蒜上灸二
 七壯多至四十九壯

江寧府紫極觀因
掘得石碑載之

灸療疾

女童莊妙真頃緣二姊坐療疾不起餘孽亦駸

十九

十九

十九

駸見及偶一趙道人過門見而言曰汝有療疾
 不治何耶荅曰喫了多少藥弗效趙笑曰吾得
 一法治此甚易當以癸亥夜二更六神皆聚之
 時解去下體衣服於腰上兩傍微陷處鍼灸家
 謂之腰眼直身平立用筆點定然後上床合面
 而卧每灼小艾炷七壯勞蠱或吐出或瀉下即
 時平安斷根不發更不傳染敬如其教因此獲

全生類編

灸效逆法

予族中有病霍亂吐痢垂困忽發效逆半日之間遂至危殆有一客云有灸效逆法凡傷寒及久疾得效逆皆為惡候投藥皆不效者灸之必愈予遂令灸之火至肌效逆已定元豐中予為廊延經略使有幕官張平序病傷寒已困一日官屬會飲通判延州陳平裕忽言張平序已屬續求往見之予問何遽至此云效逆甚氣已不屬予忽記灸法試令灸之未食頃平裕復來喜笑曰一灸遂差其法乳下一指許正與乳相直

骨間陷中婦人即屈乳頭度之乳頭齊處是穴

艾炷如小豆許灸三壯男灸左女灸右只一處

火到肌即差若不差則多不救矣良方

灸鼻衄

徐德占教衄者急灸項後髮際兩筋間宛宛中三壯立止蓋血自此入腦注鼻中常人以線勒頸後尚可止衄此灸決效無疑同上

灸牙疼法

隨左右所患肩尖微近後骨縫中小舉臂取之

當骨解陷中灸五壯予目覩灸數人皆愈矣灸
畢項大痛良久乃定永不發予親病齒痛百方
治之皆不驗用此法遂差同上

脚氣灸風市

蔡元長知開封正據案治事忽覺如有虫自足
心行至腰間即墜筆暈絕久之方甦掾屬云此
病非俞山人不能療趣使呼之俞曰是真脚氣
也法當灸風市為灸一壯蔡晏然復常明日疾
如初冉呼俞曰欲除病根非千艾不可從其言

醫言不第二

三

完

灸五百壯自此遂愈仲兄文安公守姑蘇以鑿
輿巡寔虛府舍暫徙吳縣縣治卑濕旋感足痺
痛掣不堪忍服藥弗效乃用所聞灼風市肩隅
曲池三穴終身不復作僧普清苦此二十年每
發率兩月用此灸二十一壯即時痛止其他蒙
此力者不一而足夷堅志

灸脚轉筋

岐伯灸法療脚轉筋時發不可忍者灸脚踝上
一壯內筋急灸內外筋急灸外

三里頻灸

若要安三里莫要乾患風疾人宜灸三里者五臟六腑之溝渠也常欲宣通即無風疾

灸頭臂脚不宜多

如灸頭上穴灸多令人失精神臂脚穴灸多令人血脉枯竭四肢細而無力既復失精神又加於細即令人短壽

灸痔瘻

唐峽州王及郎中充西路安撫司判官乘騾入

駱谷及宿有痔疾因此大作其狀如胡瓜貫於

腸頭熱如澹灰火至驛僵仆主驛吏言此病某曾患來須灸即差用柳枝濃煎湯先洗痔便以艾灸其上連灸三五壯忽覺一道熱氣入腸中因大轉瀉先血後穢一時至痛楚瀉後遂失胡瓜登騾而馳

本事方

灸蛇毒

朝野僉記載毒蛇所傷用艾灸當齧處灸之引去毒氣即差其餘惡虫所螫馬汗入瘡用之亦

效

灸難產

張文仲灸婦人橫產先手出諸般符藥不捷灸婦人右脚小指頭尖頭三壯炷如小麥大下火立產

灸臍風

樞密孫公抃生數日患臍風已不救家人乃盛以盤合將送諸江道遇老媪曰兒可活即與俱歸以艾炷臍下遂活青箱記

不宜灸

凡婦人懷孕不論月數及生產後未滿百日不宜灸之若絕子灸臍下二寸三分間動脈中三壯女子石門不灸出千金方

因灸滿面黑氣

有人因灸三里而滿面黑氣醫皆以謂腎氣浮面危候也有人云腎經有濕氣上蒸於心心火得濕成煙氣形於面面屬心故心腎之氣常相通如坎之外體即離離之外體即坎心腎未常

相離也耳屬水其中虛則有離之象目屬火其中滿則有坎之象抑可見矣以去濕藥治之如五苓散防已黃芪之類皆可用

醫餘

神醫

太醫集業

國家以文武醫入官蓋為養民設未有不自學古而得之者學古之道雖別而同為儒必讀五經三史諸子百家方稱學者醫者之經素問靈樞是也史書即諸家本草是也諸子難經甲乙

醫經

子

末

中藏太素是也百家鬼遺龍樹金鏃刺要銅人明堂幼幼新書產科保慶等是也儒者不讀五經何以明道德性命仁義禮樂醫不讀靈素何以知陰陽運變德化政令儒不讀諸史何以知人材賢否得失興亡醫不讀本草何以知名德性味養生延年儒不讀諸子何以知崇政衛教學識醇疵醫不讀難素何以知神聖工巧妙理奧義儒不讀百家何以知律曆制度休咎吉凶醫不讀雜科何以知脉穴骨空奇病異證然雖

如是猶未爲博况經史之外又有文海類集如漢之班馬唐之韓柳及我大宋文物最盛難以槩舉醫文漢有張仲景華佗唐有孫思邈王冰等動輒千百卷其如本朝太平聖惠乘閑集效神巧萬全備見崇文名醫別錄三因方

趙簡子

扁鵲傳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入視之曰血脉滯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常七日如此而寤寤而告公孫子輿曰我夢之

神醫

三五

史

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將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後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矣居二日半簡子寤史記

神醫

陳昭遇者嶺南人善醫隨劉鋹歸朝後爲翰林醫官所治疾多愈世以爲神醫絕不讀書詰其所習不能答嘗語所親曰我初來都下持藥囊

抵軍壘中日閱數百人其風勞冷氣之候皆默
 識之然後視其長幼虛實按古方用湯劑鮮不
 愈者實未嘗尋脉訣也莊周所謂懸解董遇以
 為讀書百遍義自見豈是之謂歟

皇朝
類苑

尸蹙

號太子死扁鵲曰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
 陽入陰中動胃繒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
 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
 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

此花本第...

其

小

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細破陰絕陽之色
 已廢脉亂而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
 入陰支蘭臟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臟者死凡此
 數事皆五臟蹙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
 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
 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
 八減之劑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
 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
 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

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爾

史記

死胎

李將軍妻病甚呼華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多使脊痛今當與湯并鍼一處此

醫記卷第二

二七

死胎必出湯鍼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黑長可尺所佗之絕技凡此類也

三國

魏志

郝翁精於醫

郝翁者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遁去月夜行山間憊甚憩一樹下忽有大羽禽飛止其上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

世以神醫名之遠近之人賴以活者四十餘年
非病者能盡活之也蓋其術精良可信不幸而
不可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恨於脉非獨知己
病能前知未病與死近者頃刻遠者累年至其
日時皆無失歲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
之病前以告人亦無失皇祐中翁死張岫子堅
誌其墓云夏英公病泄太醫皆為中虛翁曰風
客於胃則泄殆藁本湯證也英公駭曰吾服金
石等藥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藁本乎翁強進之

泄止

邵氏聞
見錄

褚澄善醫

南史曰褚澄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
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汝有重病荅曰舊
有冷病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謂曰汝病
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
一升煮服仍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
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
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

稱妙

唐與正治疾

唐與正少年得脉法於臨安醫者黃澤繼又得藥法於太學生夏德懋所召紫霞仙遇人有奇疾多以意治其姪女年數歲得風痺疾先發於臆迤邐延上赤腫痛痒醫以上膈風熱治之不效唐診之曰是肝肺風熱盛極耳以升麻羌活荆芥鼠粘子赤芍藥淡竹葉桔梗乾葛八物治之自下漸退而腫聚於頂其高數寸雖飲食寢

外紀卷之二

元

二

處無妨而疾未去也唐母吳夫人曰此女乳母好飲熱酒至并飲其糟疾殆因是歟唐方悟所以至頂不消之由思之唯乾葛消酒且能療火毒乃於先方加葛三倍使服之二日腫盡失去從舅吳巡檢病不得前洩卧則微通立則不能涓滴醫通用通小腸藥窮技巧弗驗唐因其姪孫大用來問吳常日服何藥曰叔祖常服黑錫丹問何人結砂曰自爲之唐洒然悟曰是必結砂時鈿不死硫黃飛去鈿砂入膀胱卧則偏重

猶可洩立則正塞水道以故不能通令取金液丹三百粒分爲十服煎麥湯下之膀胱得硫黃積鉛成灰從水道下猶累累如細砂病遂愈葛之消酒硫黃之化鉛皆載經方苟不知病源而以古方從事未見其可也

夷堅志

以醫知名

成州團練使張銳字子剛以醫知名居于鄭州政和中蔡魯公之孫婦有娠及期而病國醫皆以爲陽證傷寒懼胎之墮不敢投涼劑魯公密

醫說卷第二

三

邀銳視之銳曰兒處胎十月將生矣何藥之能敗卽以常法與藥且使倍服之半日而兒生病亦失去明日婦大泄而喉閉不入食衆醫復指言其疵且曰二疾如冰炭又產蓐甫近雖扁鵲復生無活理也銳曰無庸憂將使卽日愈乃入室取藥數十粒使吞之咽喉卽通下泄亦止逮滿月魯公開宴自諸子諸孫及女婦甥壻合六十人請銳爲客公親酌酒爲壽曰君之術通神吾不敢知敢問一藥而治二疾何也銳曰此於



經無所載特以意處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丸裹以紫雪耳方喉閉不通非至寒藥不為用既已下咽則消釋無餘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兩疾愈公大加嘆異盡斂席上金匕箸遺之刑部尚書慕容考逢為起居舍人母夫人病亦召銳於鄭至則死矣時方六月暑將就木銳欲入視考逢不忍意其欲求錢乃曰道路之費當悉俸償實不煩入銳曰傷寒法有死一晝夜復生者何惜一視之考逢不得已自延

入悲哭不止銳揭面帛往視之呼侂匠語之曰若嘗見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無然則汗不出而屢爾不死也幸無亟斂趨出取藥命以水二升煮其半灌病者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瀉則活矣銳於外館至夜半時守病者覺有聲勃然遺屎已滿席出穢惡物斗餘一家盡喜遽敲門呼銳銳應曰吾今日体困不能起然亦不必起明日方可進藥也天且明出門若將便旋然徑舍駕歸鄭考逢詣其室但留平胃散一帖而

已其母服之數日良愈蓋銳以考逢有求錢之
疑故不告而去紹興中流落入蜀王柅叔堅問
之曰公之術古所謂十全者幾是欤曰未也僅
能七八耳吾長病子診脉察色皆為熱極命衰
承氣湯欲飲之將飲後疑至於再三將遂飲如
有掣吾肘者姑持盃以待兇忽發顫悸覆綿衾
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脫然使吾藥
入口則死矣安得為造妙世之庸醫學方書未
知萬一自以為足吁可懼哉

耳聞風雨声

孫兆斅丞治平中間有顯官權府尹忘其名氏
一日坐堂決事人吏環立尹耳或聞風雨鼓角
声顧左右曰此何州郡也吏對以天府尹曰然
吾乃病耳遽召孫公住焉公診之乃留藥治之
翌日尹如故尹召孫問曰吾所服藥切類四物
飲孫曰是也尹曰始慮為大患服此藥立愈其
故何也孫曰心脉太盛腎脉不能歸耳以藥凉
心經則腎脉復歸乃無恙孫之醫出於衆人皆

如是衆人難之孫則易之衆人易之孫則難之
真世之良醫也

非孕

潘景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咸之妻孕
五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圍練使劉彞孫
妻孕十有四月皆未有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
妄以為有妊爾於是作大劑飲之虞部妻墮肉
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
卒怖悸疾走而去彞孫妻墮大蛇猶蜿蜒不死

三婦人皆無恙也田郎中張謹妻年四十餘而
天癸不至溫叟察其脉曰明年血潰乃死既而
果然又貴江令霽夜夢與婦人謳歌飲酒昼不
能食如是三歲溫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
沮飲酒易怠而謳歌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
曰疾雖衰然未愈也如夢男子青巾而白衣者
則愈矣後果夢則能食

徙癰

南史曰薛伯宗善公孫秦患發背伯宗為氣封

之徒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迹便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為之痿損

劉從周妙醫

韶州曲江人劉從周妙於醫術有自得之見著書十篇大抵與世俗異其論痢疾云常人以白痢為冷證赤痢為熱證故所用藥如冰炭其實不然但手足和煖則為熱當粟末湯調五苓散維服感應丸二十粒即愈手足厥冷則為寒當

服已寒丸之類凡治痢當以此別之初不問赤白也如盛夏發熱有傷寒冒暑二證若熱有進退則為冒暑一向熱不止則為傷寒當以此別之

拔麥中蠱

有人家女病腫以榜召醫皆不能識馬嗣明問病由云曾以手拔麥穗即有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即斃手臂疼腫月餘漸及半身肢節俱腫痛不可忍嗣明處方治之

皆愈

華佗醫疾

華佗沛國譙人通養生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
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
識分殊不假秤量鍼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
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
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
斷截湔洗去疾穢而縫合付以神膏四五日瘡
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醫苑卷第二

三五

破腹取病

深

華佗傳一士大夫不快佗曰君病當破腹取然
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
當盡不足故自割裂士大夫不耐痛痒必欲除
之佗遂下手所患尋瘥十年竟死

扁鵲見齊桓侯

扁鵲過齊初見齊桓侯曰公有疾公不應後又
見之曰君有疾乃可治之公曰卿欲治無病之
人以求其功後又見公越人便走數日病發召

越人曰初見君病在皮膚鍼灸所及再見君病在血脉湯藥所及今見君病入骨髓司命亦無所柰何後數日桓侯乃薨

文摯

文摯齊人也齊威王病發使召文摯摯至謂太子曰王病怒即愈王若即殺臣柰何太子曰無慮我當救之文摯於是不時來見王及來不脫履而登床王大怒使左右持下將烹之后及太子扣頭請救王怒遂解赦摯因此病愈六國時

人

董奉

董奉侯官人也時交州刺史杜燮中毒藥而死奉以太乙散和水沃燮口中須臾乃蘇燮自說初死時有一車門直入一處內燮於土窟中以土塞之俄頃聞太乙使至追杜燮遂開土窟燮得出

華佗

華佗字元化善養生之術廣陵太守陳登患膏

煩滿面赤不食使人請佗佗曰府君胃中有虫
欲成盖腥物之所為乃作湯令登服之遂吐三
升許虫出頭皆赤半身猶是生膾佗曰此病必
更再發若值良醫乃可救之後果發佗時不在
病發遂卒

臟氣已絕

縣吏尹世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声小便
不利佗曰試作熟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
即作熟食而不汗出佗曰臟氣已絕於內當啼

醫說卷之三

三

哭而絕果如佗言

病有六不治

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輕身重財二不治衣食
不能適三不治陰陽并臟氣不定四不治形羸
不能服藥五不治信巫不信醫六不治有一於
此則重難治也

隨俗為醫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則為帶下醫
過維陜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

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

扁鵲兄弟三人

鵲冠子云扁鵲兄弟三人並醫魏文侯問孰最扁鵲曰長兄神視故名不出家仲兄神毫毛故名不出閭臣鍼人血脈救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豎傷脾

濟北王召淳于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聖無病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王曰得無有病乎意對曰豎病重在死

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閨內之病也

病狂

蘄水縣高醫龐安時治病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蘄有富家子竊出游倡鄰人有聞者排動屋壁富人子大驚懼疾走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

仆尸上因大驚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已龐為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灰以調藥一劑而愈龐得他人藥嘗之入口即知其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肝氣暫舒

回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課于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病亟瞑而不食惛惛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

醫說卷第二

三

救今方有事須陞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自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精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卒



